津报力荐

推荐理由: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葛墨林从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杨振宁先生,20世纪80年代多次赴美跟随杨先生开展研究,后来在杨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南开大学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创建和教学科研,在杨先生创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初期又作为兼职教授短期参与教研工作。

在本书中,葛墨林院士以时间为线,记述了他对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近半个世纪交往的深情回忆。其间穿插了许多令作者印象深刻的专题,既有国际视野的物理学研究,也有生动具体的日常生活;既有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也有真挚饱满的个人抒怀。其中很多内容和照片都是首次发布,具有一定的史料文献价值。

摘自《我知道的杨振宁》,葛墨林口述并审定、金鑫整理,商务印书馆2022年8月出版。

杨振宁与南开大学

杨先生与陈省身先生的关系很亲密,同时应陈先生要求,在陈先生创立的南开大学数学所建立了理论物理研究室,因此他自1986年起直到2004年陈先生逝世前,尤其是1986年至1995年,多次来南开大学,有时一年来三次。

1986年6月,杨先生来到南开大学,考察有无条件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同陈省身先生讨论,认可南开的条件,又与陈先生及校长母国光、副校长胡国定等讨论,并由我执笔向国家教委打报告,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

1987年,杨先生邀请法捷耶夫来南开演讲,法捷耶夫同意支持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建设与发展,并派遣他的学生塔克塔金等来南开一年,帮助开展杨—巴克斯特系统(包括量子及散射方法等)的研究。

1987年后,杨先生每年都来南开看望陈先生,并对理论物理研究室的研究做出具体指示,规定我每年向他详细报告理论室的研究和工作情况。

1990年,杨先生提出和我在理论物理研究室合招博士研究生,过了一年获当时学位委员会批准。在严格考核后,孙昌璞被接收为合招博士生。

1992年,杨先生七十寿辰,南开大学为杨先生庆寿,理论物理研究室举办国际大会,约有250位外国学者出席了会议。当时正值杨先生恩师吴大猷先生到北京访问,吴先生、陈先生夫妇、吴大任先生夫妇得以在津门聚首。杨先生在大会致辞中讲到家国情怀,讲到自己的母亲时不禁潸然泪下,发言也因哽咽停顿了数分钟。杨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寝好友黄昆先生也专程来南开参加了会议。前面也提到,为开好此次世界性的大会,杨先生捐献了计算机、打印机,并让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秘书黄美芳到南开提供打字等会议服务。此次国际大会后,理论物理研究室每年都会举办国际会议、讨论会,杨先生会帮助邀请国际一流学者参会。南开大学也会在杨先生重要寿辰组织学术会议等大型庆寿活动。

1997年,杨先生来到南开大学为物理系学生做了很长的学术报告。

2002年,陈省身先生为庆贺杨先生八十寿辰,在南开大学做了题为"数学之美"的报告,而后杨先生做了题为"物理之美"的报告,向陈先生和南开表达谢意。

2012年,南开数学所举办大型学术会议,并祝贺杨先生九十寿辰,全国有近30位中科院院士出席,包括九院贺贤土,中科院何祚庥、白以龙、赵忠贤等院士。潘建伟、向涛等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做了学术报告。杨先生出席,全程听了报告。

2017年,南开数学所举办物理前沿会议,并为杨先生祝贺九五寿辰。约30位中科院院士,包括方守贤(高能所前所长)、陈和生(高能所前所长)、赵忠贤、张维岩等院士出席会议。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物理学家做了学术报告。天津市委领导会见了杨先生,杨先生在会见中发表了饱含深情的讲话,全文如下:

我们很荣幸接受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宴请。这次南开大学召开"物理前沿会议",并庆祝我95周岁生日,看到这么多老朋友,非常高兴。不过我想,到我这个年纪的高兴程度,恐怕是年轻人一时不容易体会到的。

南开大学和天津,我记忆中最早的印象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我在北平成长,如果想买特别一点的洋货,在北平没有,要到天津中原公司来买。那是我第一次到天津,只是跟我父亲母亲路过一下。第二次到天津来是1974年,还在"文革"的时候,我记得那时住在一个从前的英租界,好像曾经是英国领事馆的地方,是一个很讲究的旧式小洋楼。我还顺便到南开大学进行了访问,那时完全是"文革"的迹象。再一次来是1986年,因为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创办了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他特地把我找来,让我帮他搞一个数学物理的研究室。

从那以后,我就和南开产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事实上,那以后的十几年,我确实帮南开数学物理研究室做了一些事情,包括在香港捐了一些钱,帮助他们召开国际性会议。我还曾特地在香港买了制造咖啡的机器,解决了喝咖啡的问题。我还把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秘书带来,帮他们服务了一个星期,因为南开大学那时候没有够多懂英文的秘书。我也曾给南开的陈省身数学所介绍了人才与研究方向,是略微有过一些帮忙的。

非常高兴中国从那时候到现在有了惊人的发展。我想,这些发展再过一两百年,会被认为是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个大奇迹。当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也是奇迹般的成长,可是它的困难的程度、人口的规模、经济的规模以及当时整个世界的局势,拿来跟中国今天的奇迹比,还是非常小。

从这方面来看,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因为我小时候看见了中国落后的情形,后来到外国去,看到了中国人被外国人欺负、藐视的情景。像翁帆就没有这个经历。没有这个经历,对于今天中国的成就跟我的感受不可能是一样的深。我非常高兴,在我晚年的时候,能够看到中华民族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的领袖之一。大家都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我想现在要是问世界上有见识的人,同意不同意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的。

天津的具体发展我不太清楚。不过,我记得我曾经这样讲过,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是1945年,假如那个时候是旧中国的话,1971年我回来,所看到的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所看到的是新新中国。新新中国不得了的发展,是我今天特别有深深感受的地方。

网上常常有很多文章,说中国科技不行。我一直认为,这是因为没有弄清楚。中国科技的发展不是非常之慢,而是非常之快,因为你必须从起点来看。1930年前后中国才有研究生。陈省身先生就是最早的一位。而他在1944年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震惊了世界数学界。南开大学前几年举办了安葬陈先生骨灰的典礼,安放了一块石头,上面刻的就是陈先生那篇文章的精髓。从整个发展的趋势来看,我是很乐观的。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从中国到美国念书的研究生,他们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还有他们的人生观,跟美国的学生不一样。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教育哲学,是中国伟大复兴的动力之一。

单讲政府对于科学家的态度,美国和中国就完全不一样。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像李书记(指李鸿忠书记)这样和我们学科学的人一起交流,这在美国可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举个例子,1986年里根是总统,那一年包括我在内的约10个科学家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我们要排队进白宫,10个人在白宫的侧门等候,因为下小雨,所以大家都不太高兴。至少等了半个多小时才一个一个经过安全检查进入白宫。进去以后,里根总统讲了几句话,我们就一个一个走到他的面前,他给我们颁发了奖章,并与每人照了一张相以后就离开了,没有同我们一起喝咖啡,我们每个人只拿到了一张自己和里根在一起的相片。这不是一个大的事情,可是所反映的是美国整个社会的状态。那么你说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发展这么成功呢?这有别的原因。可是单讲政府对于科学发展的态度,中国政府的态度是远远超过美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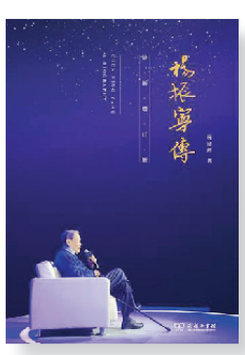
这次很高兴,天津市委、市政府特别请我们大家来谈谈。我相信,天津的科学家、天津的大学还会继续帮助天津把经济、科学等都搞上去。

谢谢!

延伸阅读

杨振宁幼年天赋与家庭教育

《杨振宁传》,杨建邺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2月出版。



1933年秋,杨振宁考上了崇德学校。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所学校改名为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在崇德学校,杨振宁受到了良好的中学教育,他不仅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课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且在国语和英语方面也得到良好的训练。杨武之是一位颇有人文精神的教授,对于教育儿子很有心得。杨振宁对此曾深有感触地说: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十一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和E.M.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杨振宁在学习上优秀的表现,尤其是数学上表现的异禀,杨武之早有察觉。但杨武之并没有拔苗助长,而是全面加强杨振宁的素质教育。

杨武之这种"慢慢来,不要着急"的教育思想,以及重视人文科学教育的理念,正是杨振宁身心得到全面健康发展的基础;他日后辉煌的科学成就和高尚的人格与其父的正确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杨振宁的故事》

《杨振宁的故事》编写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2年1月

本书围绕杨振宁传奇的人生,通过童年时光、学习生涯、回国访问、为国奉献等多个励志故事,全景式呈现杨振宁的人生,生动再现其严谨认真的学术风范、不懈追求的科学精神和深切浓厚的家国情怀。是我们近距离了解杨振宁,触摸20世纪世界物理研究的发展脉络,感受我国科技进步的难得的读本,也是优秀的青少年励志读本。34个重大人生节点,按时间线细数杨振宁至今所取得的成就,细述杨振宁先生过往一生,再现了他生动多彩的生活和探索科学奥秘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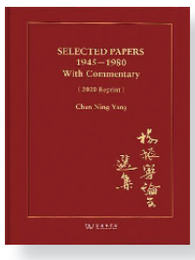
本书选取的故事新颖鲜活,覆盖全面,保证了趣味性,同时又生动地再现了杨振宁的传奇人生,这是对杨振宁过去百年的生动总结,又是面向新世纪的曙光展望之作。同时收录杨振宁人生金句与给青年的寄语,为当代青年从小树立远大理想,指明奋斗方向。

《杨振宁论文选集》

杨振宁著

商务印书馆

2020年10月



本书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世界知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精心编选的编年式论文集,收录其1945年到1980年间公开发表、未曾发表或较难找到的重要学术论文等,英文原文影印,极具史料价值,每篇文章都辅以他富有见地的评论,展现了一位伟大物理学家的治学心路和思想历程。

该书包括杨振宁在统计力学、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场论等方面的重要论文,也包括他与李政道在宇称不守恒问题上的开创性工作,以及他与米尔斯等人的重要工作,它们对物理学的探索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书1983年曾由美国费曼(Freeman)出版公司出版,以纪念杨振宁先生六十寿辰。本次再版,杨振宁先生对论著年表(List of Papers)部分做了补充修订,条目扩展为从1942年西南联大学士学位论文到2020年相关著述,并补充了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戴森等人撰写的重要信件或评论。这一杰出而独特的论文集,为物理学的发展和科学探究的本质提供了重要启示。

分享悦读

津京两地作家学者编辑倾心敬献纪念丛书"我与孙犁"

"我与孙犁"丛书作者五人谈

《"我与孙犁"丛书》,冉淮舟、谢大光、肖复兴、卫建民、宋曙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今年7月,是孙犁先生辞行20周年,由本报高级编辑宋曙光策划主编的纪念丛书"我与孙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倾情推出。丛书共计五部:冉淮舟《欣慰的回顾》、谢大光《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清风犁破三千纸》、卫建民《耕堂闻见集》、宋曙光《忆前辈孙犁》。五位著者都曾与孙犁有过深层交往,他们从各自的阅读、不同的视角,悟出作家人品与文品的高洁,通过几十年的文字之交,感悟一位经典作家同时代、人民的息息相关,他留下的文学精品鼓舞和影响了几代读者。

天津仍然是孙犁研究的重镇。这套丛书以其新颖的创意,称得上是近20年来,有关孙犁研究的最新结集、最新成果,五位著者以亲历者身份披露的宝贵细节,为研究界提供了第一手史料研究,也将匡正之前流布的误传和谬误。五本书讲述的虽是同一个作家,却又绝不雷同,反倒因为作者的不同身份和经历,使书的内容更显丰满与多彩。从多视角、多层面、多维度写出的孙犁,互为印证,又相互补充,提供了确信而翔实的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丛书将越发彰显其史料价值。

宋曙光(《忆前辈孙犁》):

在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能够策划编辑一套真正的好书、大书,确实是我多年来深怀的一个心愿。当天津人民出版社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隆重推出"我与孙犁"这套丛书,我们五位作者都是心怀感动,终于为孙犁先生敬献上最为别致、最为情深的一缕心香,了却了我们共有的一份心愿。

这个饱含情义的策划,缘自我的感恩与心血付出,出于我近40年报纸副刊工作的情缘,他人难以取代。几位著者都与孙犁有过深度交往,并且都是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工作时的老朋友、老作者,彼此信任。这五本书讲述的虽是同一个作家,却又绝不雷同,反倒因为作者的不同身份和经历,使书的内容更显丰满与多彩。以往有些文章是从史料到史料,缺乏现场感,而我们从多视角、多层面写出的孙犁,相互印证,互为弥补,为孙犁的影响依然深入人心,提供了确信而翔实的文本。"我与孙犁"丛书采用散文写法,较之纯理论文章,更适合于读者阅读与品味,用情感之笔,写出了一个全景式的孙犁。全书在资料的真实性、写作的严肃性、内容的可读性等方面,均体现出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含量,是近二十年来孙犁研究方面的最新展示和最丰硕成果。

卫建民(《耕堂闻见集》):

1976年之前,文学界对作家孙犁的认识是固化的。在作家排名中,孙犁的名次靠后,位置显示是地方性的普通代表。历史发生转折后,孙犁的"后发优势"引人注目,甚至使人吃惊。政治清明,大地回暖,孙犁在冬眠状态中苏醒,迸发出让文坛刮目相看的创作力,佳作不断,统为"劫后十种"。他的读者,近年以指数级增长,也有个"后发优势"现象。

在孙犁逝世20周年之际,天津人民出版社以高质高效推出"我与孙犁"丛书,体现了出版家的胸怀和品位,更是向20世纪杰出的中国作家致敬。1957年,该社首先出版经典《铁木前传》,65年后,又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排除困难,快速编辑出版我们五位作者的纪念丛书,以多人文集的形式密集纪念一位作家,在形式上来说也是一种创新。我要感谢宋曙光先生,这五本书是他一手策划,他的出版理念,是《天津日报》和"文艺周刊",还有他本人对孙犁的怀念和致敬。

肖复兴(《清风犁破三千纸》):

今年是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五本"我与孙犁"丛书,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非常荣幸,其中有我的一本《清风犁破三千纸》加盟。这五本书虽侧重不一,但感情却是相同的,其中史的价值,因是亲历而越显真实。新中国成立后,戎马半生的孙犁先生一直居住天津,除短暂外出,都是独守津门一隅,钟情笔墨,兴于读书,无意争春,知黑守白,远离文坛,亦远离官场,却一生自重并自惜于文字。不仅在天津,在全国,孙犁先生都是一个不可或缺和无可取代的存在。面对他和他的文字,尤其是衰年变法后的文字,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天津人民出版社以最饱满的热情和最快的速度,出版这套"我与孙犁"丛书,表达着他们和我一样对孙犁先生的怀念之情。我想,这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走近孙犁先生。

谢大光(《孙犁教我当编辑》):

2002年7月,孙犁先生享寿90高龄离开我们,至今已20年。自1949年至2002年,孙犁在天津整整生活了53年。天津是孙犁的第二故乡,是他在文学事业上完成自己,成就一位文学大师的终老之地。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散文集《津门小集》,特别是晚年的"耕堂随笔十种",都是在天津完成的。他在《天津日报》创办的"文艺周刊",至今还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前沿阵地,发挥着鼓舞人心、培育新人的作用。

孙犁是一位永远活着的作家。20年来,他留下来的作品不断推出新的版本,不断有新的读者加入热爱孙犁的队伍中,其中不乏年轻人。孙犁又不仅是一位作家,他的文论秉承了传统文学批评的品格,开创了实事求是的现实文学新篇章,他吸收了汉语的精髓,融入当代生活语言,形成朴素、简净,言之有物的耕堂文风。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人们渐渐发现,孙犁是一位承接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当代思想风范的文化巨匠。耕堂魅力,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孙犁的一生再一次证明,文化建设从来不是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的事业。围绕着孙犁,围绕着耕堂文学话题,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像梁启超的饮冰室、曹禺的曹禺剧场,如果能以多伦道216号孙犁故居为原型,复建一座耕堂书房,将成为天津又一处文化地标。

冉淮舟(《欣慰的回顾》):

纪念孙犁同志逝世20周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丛书"我与孙犁"。作为作者,希望告诉读者,在与孙犁同志交往接触中,学习和了解的,感受和体会的,他的为人之道和为文之法。孙犁同志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他对这一伟大时代所作的真实记录,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的精神风貌;也反映了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前进脚步,他的悲欢离合。这些作品,也正因为是时代和个人的真实完美的结合,是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一经问世便深受社会欢迎。并且已经时间证明,不管经历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多年历史的严峻检阅。可以肯定地说,孙犁同志的作品是传世的,他将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